

阳光雨露会照顾到

只要回花树下,阿妈都喜欢带我去田野散步。我说:“不去,这些都是泥浆的路,可别弄脏了我的小白鞋。”

她说:“田埂都铺水泥了,很平的。”说完拽着我的手就走。她很矮,我小学四年级都比她高了,和我说话总是仰着头。我觉得她一定很累。她说不累,觉得很开心,说我在她肚子里时,她总是梦见我长得像她,矮矮的,瘦瘦的,营养不良的样子。

“你是怕生了一棵稗草吧?”我逗她。

我们曾在水稻田拔过无数稗草,她教我细细辨别稻子与稗草的区别,稗草软一些,根是白的,一不小心又常常拔错了去。

她说我肯定知道自己女儿是青禾,阳光会照顾到,白露也会照顾到。

我们牵手走在绿油油的稻田里,说那些过往。她一直记得我曾在那片水稻田割破过三个手指,她说想起都害怕,说那块田不好,有水蛭,不结粮食,当时就不应该种。

我手指上的伤早已经愈合,只是指甲再也长不回原来的样子,有浅浅的伤痕在指尖。

阿妈说:“现在都用收割机了,谷粒打包好就可以用三轮车直接运回家。”我看着曾经蜿蜒的小路,确实都铺水泥了,很宽敞,大车小车摩托车都可以过。

小时候我喜欢搬着小板凳坐在晒谷场上,在秋天的和风中看稻穗沉甸甸,看阿爸阿妈收割过的禾束,看少年牵着一大水牛从田埂走过,看蜻蜓

成群结队飞在打禾机旁……小学作文最喜欢写的就是《秋天的田野》,我一字一字像照相机一般把看见的景致框进作文本。

班主任朱老师没有批评我的流水账,他说我是这群孩子里最有可能写作的一个人。他留在作文本上的评语是:“你很有文学才情。”不是才华是才情,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努力理解才华和才情的区别。在我当时有限的认知里,才情就是一个人情感上饱满细腻。

这份来自文字的肯定,如同种子般埋在心底,让我习惯于用更温软的目光审视生活。多年后再回到故乡,晒谷场和老屋一起拆了,种了柚子,春天的柚子花甜甜糯糯的,真让人神清气爽。

我说:“从前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晒谷场上泡着的,你们大人都出田了,老屋就剩我和大伯在晒稻谷。中午太阳太辣了,我担心大伯年纪大了会不舒服,翻谷粒我都会帮他们家的翻一翻。”

阿妈说:“你从小就心慈。”

大伯从前是个教书先生,退休后赋闲在家。他那时是花树下最有文化的人,房间的桌子上放着通书,日历、牛图,还有一些古籍。他喜欢写毛笔字,春节村里人都找他写对联。我喜欢缠着大伯教我读书识字。

我说:“总要教我一点啥,我们同族,是亲人,我将来出息了,就是您大侄女出息了,说出去多好听。”他说:“女孩子多读点书将来能做个老师就

■燕芷

很好。”

我说:“我去当作家好不好?”

大伯笑:“你去写嘛,到时我们花树下就出名了。”

他借我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,说:“平凡的世界不平凡,适合你读,这些文字与农民很近,扎根泥土。”我说:“知道啦,就是离我这个村姑也很近嘛。”他笑,貌似默认了。

我读到结尾才发现这本书的后面几页没了。找大伯要,他说:“不知道哪个调皮小孩撕掉了。”我问:“还有没有别的书?”他说:“没有。”我和他闹,说:“一个老师,只有一本书,说出去都要被人笑话。”他说:“一个老人家,不怕被人笑话,等你长大了多写写花树下,这里好山好水,人也好,值得写。”

我说:“好呀,我写温暖的人和事,到时大伯给我写序好不好呀?”

他说:“当然好。”

我说:“封面也是大伯给我题字,大大的字,要烫金的。”

他说:“好,晒谷场的稻谷全部收起来,铺上你的书,铺满,好大排场。”

我们坐在老屋的门墩上,胡乱说话,胡乱想象,越说越开怀。

大伯已经离开好多年了,我的文集《花树下的旧时光》与《再见花树下》他都没有读过。我想告诉他,我一直在写花树下;最动人的句子,永远都是来自花树下。

我还想告诉世界,我有一片多么湛蓝的天空,有一个永恒的花树下;阳光会照顾到,雨露会照顾到。

(河源作协)

■杨丽梅

看见影子一摇一晃的,慢悠悠地移过去。这光景,跟几十年前怕也差不了太多。

山顶上有座亭子,叫追远亭。新的,没多少年月,柱子上的红漆还红亮。坐在里头,山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,凉浸浸的,带着竹叶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清气。山下村子旁有一棵老树,树底下有口井,井口现在被不锈钢盖子盖住了。村里老人说,这井从老早就在了,那时候山里还是游击队的据点,夜里摸黑来打水,不敢出声。如今树荫底下安安静静的,只偶尔几只雀子落下来喝水,扑棱棱又飞走了。

下山的时候走得慢。太阳正中,日光线有点猛,竹林子里的阴影变短了。路上遇见几个外头来的人,也没背包,也没拿相机,就那么空着手走走。擦身过去的时候,听见一个人说:“真安静啊。”另一个没答话,光顾着看路边的野花。

到村口时,那个老伯已经回来了,坐在自家门槛上剥笋壳。脚边一堆褐黄的皮,手里托着白嫩嫩的笋肉,时不时凑到鼻子前闻闻。看见我,又笑了笑:“晚上炒一盘,你住村里的话,来尝尝。”

我说好。

日头虽烈,山影反倒淡了几分。远处竹海一层叠一层,沙沙轻响,像山在呼吸。

我真想住下来,不走了。

(揭阳作协)

新岭笋乡风物

雨下得刚好。不大不小的,落了一整夜,第二天清早开门,山是山,竹是竹,什么都洗得干干净净。新岭的夏天,就数这时候最舒服。

竹林子是漫山的。雨水顺着叶子滴下来,底下泥土潮潮的,踩上去软,鼻子里全是青叶子的味儿。日头刚起来,光斜斜地打进林子里,亮的地方亮,暗的地方暗,竹竿子密密地挨着,说不清有多少根。风稍微一动,满山都是窸窸窣窣的响,像什么在说悄悄话,又听不真切。这种地方,不用专门去做什么,光是站着就好。

村口有个老伯在收拾锄头,见了生人也不多话,点点头,又低头擦他的锄刃。他脚边搁着个竹篓子,里头两棵新挖的笋,褐黄的壳上还粘着湿泥。我说这笋真好。他说:“刚出地的,嫩着呢。”说完又补了一句:“你尝



刊头题字:张桂光

广东省作家协会指导
总期数 03
新快报青年文艺英才计划

秋风起,鲮鱼美

■冯梓齐

秋风渐起,鲮鱼在西江里养了一整个夏天,没有一点泥腥味,攒了一身的鲜,一身的甜。这一口鲜甜,引得西江边坐满了“钓鱼佬”。

老周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打电话来,说钓了几尾鲮鱼,约几个朋友来他家里吃饭。我握着手机,犹豫了半天,脑子里全是小时候那件事。当时我七八岁,母亲蒸了一条鲮鱼,我不知道鲮鱼多刺,饭还没吞,就急急塞了一块鱼肉进嘴。米饭和鱼肉裹在一起往下咽,一根细刺卡在喉咙里,吞不下,咳不出,疼得我直哭起来,最后送到医院,这才平安无事。自此以后,我看到鲮鱼就怕,再也没吃过。

“都‘咸丰年嘅事’”(粤语,指很久之前的事情)了,怕什么?给个面子,今晚不见不散。”老周在电话那头笑。我再三推辞,终究没推掉。

到老周家时,几个朋友已经在院子里坐着了。那几尾鲮鱼就养在塑料桶里,巴掌大小,银白的鳞,在水里悠悠地摆着尾巴。老周扎上围裙,捞起一条鲮鱼,往砧板上一放,刀背一拍,刮鳞,去鳃,开肚掏内脏,剪掉鱼鳍,冲洗干净,几条鱼一会就收拾好了。

“鱼有鱼味才行,清蒸。”老周头也不抬,“这么靓的鱼,可不能浪费了。”

他把鱼放在瓷碟里,切了姜丝和葱段,均匀地铺上去。又拍了几瓣蒜,撒了十几粒豆豉,淋上一圈花生油。锅里的水烧开了,咕嘟咕嘟冒着白汽,他把盘子放进去,盖上盖。

蒸好了,锅盖一掀,热气裹着鲜味腾起来。再淋上一圈豉油,咸香混着姜葱的清香,一缕一缕往鼻子里钻。端上来,鱼身完整,极嫩,筷子一夹就碎。坐我旁边的小陈是北方人,没吃过西江河鲜,赶紧夹了一大块塞进嘴里,刚嚼了两口,端起碗就要扒饭。

“停停停。”老周一伸手按住小陈的碗,“急什么,小心待会上医院。鲮鱼可不能这样吃。”

老周慢慢夹起一块鱼肉,说:“你看,鲮鱼的肉嫩,可它小刺多,又细,藏在肉里头,你得用舌头一点一点地扫。刺藏在哪块肉里,舌尖一顶就知道了。把刺挑干净了,再往下咽。吃这东西,不能急。慢慢来,耐心点,才能尝到鲜甜。”

我夹了一小块鱼肉,学老周的样子,慢慢舔,慢慢把小刺顶出来。舌尖碰到小刺的时候,喉咙隐隐传来阵阵疼痛。一根,两根,顶干净了,才放心地咽下去。鲜甜一下子就溢出来,嫩,滑,带着姜的辛香和豉油的咸鲜,温温软软的,像西江上的秋风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鲮鱼的鲜甜,安安静静,不急不躁。

(云浮作协)

投稿须知

“青葵·青穗”文学艺术专刊为公益性青年文艺扶持项目,刊用作品不付稿酬。一经采用,即视作同意新快报在纸媒及新媒体平台使用。作者自愿投稿,须确保原创首发,文责自负。如有侵权,责任由作者独立承担,新快报有权撤回作品并保留追究权利。受篇幅限制,稿件超过1500字默认接受节选刊发。